

# 束沛德为文学“跑龙套”

□彭斯远

儿童文学理论家束沛德，在他昔日写就的许多文章中，都一再声称自己是发展我国儿童文学的一个“跑龙套”的人。

比如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推出的新著《我这九十年：文艺战线“普通一兵”自述》的《写在卷首》中说，“各条战线、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人‘打杂’，跑龙套，做组织联络服务工作。我心甘情愿在儿童文学界跑龙套，为繁荣当代儿童文学，做一点播鼓助威、拾遗补缺的工作”，而且认为这“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幸福”。

此外，作者还直接将书中《我的小传》一文取名为《在当代文坛跑龙套》。另外，在记述上世纪50年代作者第一次拜访女作家冰心的文章里，叙述主人希望“我俩都来为儿童文学摇旗呐喊”之时，束沛德当即表示：“您扛大旗，我打杂跑腿吧！”足见作者关于为文学“跑龙套”的愿望，绝不仅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身体力行践行了一辈子的人生经历的一种最准确的概括。

束沛德对于自己一生经历的这个经典概括，固然表现了他那谦虚的品德，但其中也包含了他作为一个文协（后来改名为作协）机关秘书，一个文坛实干家，始终如一地坚持用汗水换来工作业绩的一种社会实践。

束沛德为什么热爱文学和乐于为文学“跑龙套”呢？这仍可从其著作里找到答案。在《我这九十年》的《涉足儿童文苑》

一文里，就叙写了自己于1952年秋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刚由文协改为作协的机关工作而成为童话作家严文井的助手。受到严文井的影响，他深知作家为孩子创作的不易，这就使他形成了始终尊重作家，并坚持为其服务的良好习惯。

束沛德之所以乐于为作家们“跑龙套”的另一原因，还在于他始终按文学的特点和文学生产的特殊规律来开展工作。具体说来，就是把好作品的产生，当成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来实施。作协要让儿童文学作家拿出好作品，就需鼓励作家深入生活，在熟悉了解的基础上产生灵感而开始创作。此外，好作品的产生，还依赖于刊物和出版社的高质量编辑，以及对于书籍的评论、评奖等活动的开展。若把上述各项工作都做到家了，好作品才具备了产生的可能。

1986年后，束沛德已逐渐被推到中国作协的领导岗位上。譬如如此时他开始担任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等职务。这让他更感到为搞好作家创作，作协机关要求干部多多树立甘为作家“跑龙套”的精神，才能为好作品的产生奠定基础。束沛德还有篇名为《心甘情愿跑龙套》的文章，记述文化部少儿司司长、儿童剧作家罗英在一次中国作协与文化部联合召开的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少儿工作者的人必须要有一颗火一般炽热的心，如此为孩子们办事才能做到跑断腿、磨破嘴！

听了罗英的讲话，束沛德很受感动，于是他也“充分利用自己分管儿童文学的作协书记这个位置，抓住一切机会，在各种场合，反映作家的呼声，为改善他们的创作、生活、学习条件和社会地位而呐喊，为被视为‘小儿科’‘弱小民族’的儿童文学争一席之地”。日子久了，同事们知道束沛德一张嘴就要为儿童文学呐喊，而且又说得在理，也就乐意按照他的意见去办了。这可说是束沛德全心全意为儿童文学“跑龙套”的生活写实。但，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束沛德乐于“跑龙套”，不仅停留在口头呼吁，更表现在勤于挥动笔杆加强文学理论研究。

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束沛德写过受到学界欢迎的一些重要文章。其中的一篇，便是他就当时的年轻女作家柯岩所写儿童诗受到读者欢迎而发表的《情趣从何而来》。该文不仅在我国首次提出儿童情趣这一重要理论课题，而且就儿童情趣与行动描写的密切关系，也做了较深入的剖析。

因为考虑到束沛德文章影响了我国的一代儿童文苑，所以，平时埋头于教学工作的我，便抽时间写了后来刊于1994年3月12日《文艺报》题为《批评是为了发展》的文章。该文足以证明束沛德的文学批评对于我国高等院校儿童文学教学学科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儿童文学评论家王泉根读了束沛德许多文学批评后，认为“束沛德是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的一部‘活字典’，谁想要了解把握新时期儿童文学，谁就必须阅读、研究束沛德的有关文字”。儿童文学作家汤锐则进一步指出：“束沛德纵横交错地描绘了一幅中国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的立体地图。因此，他的儿童文学论述从整体上对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理论学科价值。”

束沛德关于儿童文学的众多理论批评，不仅是他终身为儿童文学和孩子们“跑龙套”之人生观念的深刻演绎，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他一切从孩子出发的人生哲学要义，这很值得所有儿童文学作家以及一切儿童文化工作者学习借鉴。



## 千山归一山

□陆梅

如果不是朋友邀约，地处粤西的信宜，于我大抵是一个盲点，中国有多少这样的县级市“养在深闺待人识”？说是城市，从属于广东茂名的信宜，更像是散落在青山绿水中的村和镇。这座被青山环抱，也被青山涵养的城市，时间护佑了它，一切都刚刚好，绿水青山就在那里，没有因为走得快来不及刹车，整新如旧推倒重来。

先说李子。信宜的李子有名有姓，姓三华李，名银妃。“三华”是个村名，在韶关翁源县。翁源县的三华李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上世纪70年代初，三华李“嫁”到信宜钱排镇，历经试种、扩种、改良、再扩种和品牌升级，一路风雨，终成正果。三华李，有自己的颜值和个性，身价也由“三块一斤”涨到“三块一口”。

钱排地处云开大山腹地，平均海拔超过500米，是典型“八山一水一分田”地区，气候高寒，比邻近乡镇和信宜市区低三五度。因着早晚温差和山间缭绕的云雾，生长在钱排镇的三华李，表皮天然裹着一层薄薄的银色果粉，银妃就这样被形象地叫开了。但是银妃很低调。这坡那坡满山翠绿的李子林，据说绵延10万余亩，总产量13万吨，产值近17亿元，带动全产业链产值过21亿元。每年收获季，钱排的三华李银妃悄然火热，也有周边地区的游客趋之若鹜，因为他们知道，去晚了，餐饮住宿一房难求。

走进大雾岭自然保护区的天池茶缘，作为制茶重地的大敞房一览无余，清晨采摘的一芽二叶厚厚一层散落在筛网上，趋近看，叶片大而黄，黄中透一点绿。一台炒茶机轰隆隆响，几个旋型火炉摇来摆去正烘炒杀青，屋里弥漫着一股烤茶的香。两个老茶工一站一坐，坐着的，闭目养神看护茶炉；站着的，负责出炉、冷却、晾青，偶尔双手一抄，竹篓里的熟茶上下抖撒，人工散温。

屋外几个姑娘已泡好了茶，茶汤金黄澄绿，倒在小杯里，阳光下透出翡翠般的色泽。提起一杯，茶汤入口，一股甘甜香顺着喉咙，落胃、沁脾，身体的每个角落都被惊醒了——这茶真香！“姑娘，这是绿茶吗？”我问了个傻问题。姑娘含笑举起一个茶罐给我，茶叶已揉捻成紧实颗粒状，罐口的茶香扑鼻而来。眼见她一泡又一泡，每出一泡茶汤都不变色，一样的滋味甘甜、齿颊留香。这香也奇异，前一秒还似幽兰，瞬息间，鼻翼里又析出一股馥郁，裹挟着山野的清劲、超拔。

我是回家后看到石崖茶的介绍才恍然大悟的——原来生长在“粤西第一峰大雾岭”的野生石崖茶，属茶中珍品，据说是目前发现在自然植物中黄酮类含量最高的植物——黄中透绿是其本色，清香甘甜源自明清初珍稀黄瑞木古老茶科植物采栽培育。老茶工的寡言笃定，茶主人的隐身不知处，茶姑娘含笑以茶相待，在他们的身后，6万株山茶苗氤氲在海拔1200米的云雾里，滋养浇灌它们的，是高山莽荡云海和云海间的两个天池。如果不上大雾岭，我大概这辈子也无从知晓，人间还有一种茶，如此惊醒了。

再来说说山吧。我其实是被山吸引才来信宜的，朋友说起“大雾岭原始次生林”，我脑海里跳出的是密林深处无处不在的苔藓、灌木、高树……以及隐秘的眼睛。然而山有千种万般表情。倘若从高空俯瞰，信宜整个被群山环绕，山脉错杂，万壑纵横，原始次生林、箭竹林、高山草甸隐现其中。从历史博物馆里看到的信宜，是古代山地俚僚人生活的家园。

虽历史古久神秘，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现在，住在山林间的村民，他们的今天怎么样？他们的孩子怎么看自己的家乡？现代文明给了都市人去山林或海边小隐的便利，大自然慷慨地献出一切，山川、草木、鸟兽、河流、村庄、古道……可是行色匆匆的旅人，被山水治愈的同时，有没有从山民的角度，感受他们的迫切？甚而从山水的角度，维护文明对它们的规训？

沿盘山路，我看到坡地边很多新砌的水泥楼，两层或三层，还停留在半拉子，钢筋森然扎向天空，屋顶平台裸露，黑漆漆的砖墙不知是资金短缺留下的沧桑，还是此地雨水丰沛朝夕间就催生了新房？很多窗门洞开着，人不知去向，主人或建筑工人，一个都看不到。偶尔闪过几个低头弯腰的老妪，在山间坡地间弄瓜果蔬菜。只有几个奔跑着的孩子活跃着空气。这是我看到的现实。

可现实还有另一面。我在平塘镇马安村的村委会看到第一书记、书记和村长的照片，都很年轻英俊，模样居然神似《山海情》里的黄轩。办公室墙上贴着一些条约、责任书，一些家长里短被斯文简白地填写在了公告栏里，这让我感受到村庄的日常和乡约传统的气息。马安山有大片竹海，森林覆盖率85%，属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冬暖夏凉。穿行在苍翠欲滴的竹林里，阵阵清凉的风扫去闷热，很多游客徜徉其中。登顶海拔一千三百多米的马安山时，又看到一群游客，兴致勃勃带来了一套茶具，凉亭里，茶香呼应着笑声引得我驻足观望。原来他们中的一拨人爬到了对面山头，山就在对面，那么远又那么近。

这是一个有趣的时间游戏：城里的人跑到山里来，山里的人栖居到城里，他们互相建设，绿了青山，兴了家园。多么好啊，行进中的中国大地正重拾和恢复着过往因为走得快而丢失的东西。

自然有它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尽管涌向城市的村民带不走山水，但是山水不会辜负任何一个主动拥抱它的人。这也是时间的秘密——终有一天，那些呼啸着奔跑过去的孩子要长大，那一幢幢窗门洞开的半拉子楼房要封顶，还有山林从未止息过的生命与生机，我在洪冠镇看到漫山遍野的“林下套种”，数千亩套种在松林下的益智、八角、砂仁、巴戟、南肉桂、土茯苓、草豆蔻……正以“一村一品”的规模推动着南粤的发展。精神功能和物质生活互为表里，有些变化在不知不觉，你看到的，只是行进中的一个局部。

邀请我的那位朋友正是从信宜的池洞镇走出，读书、考学，安营扎寨在了广州。当他以“重新发现故乡”的心情面对千山万壑时，想得更多的，是时间和命运吧？千山归一山，眼前所见，就是我们心灵里的故乡。



祭神，是家乡所有节日里最为隆重的一种仪式。每到大年三十晚上，家族里的每个小家庭都必须拿出自己家中最贵重的供品和最长的鞭炮，来到祠堂里祭拜祖宗，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同时也寄希望于那些逝去的先辈们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自家子孙后代年年平安，岁岁吉祥。

祭神有一套烦琐而又复杂的规矩。

首先是各家各户的供品，都必须有荤有素、有茶有酒还有饭：荤的不外乎是鸡鸭鱼肉和猪肉，鸡、鸭必须宰杀洗净后整只上供，鱼是整条熏干的，猪头、羊头更是上等的祭品；素的则是木耳、香菇、油豆腐、哨子、米团以及柑橘之类的水果；茶叶是自家做的，由没有结婚的大闺女采摘清明前的茶嫩芽制作而成，做工也十分讲究，千万不能有半点马虎了事的想法；酒也是自家酿制的，有水酒、米酒、黄酒、谷酒等种类；用来祭神的米饭也有讲究，必须是一锅饭里面的第一碗，既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更不能是半生不熟的夹生饭。所有供品都统一交给家族里年纪最大、辈分最尊的老爷爷，由他按供品档次的高低从祖宗牌位中间往两边摆好。

老爷爷神情肃穆，一手拿起一根刚从灶膛里抽出来还带火星的木棍，一手先后点燃供香、红烛、冥纸。供香、红烛被恭恭敬敬地分装在神台桌上的香炉里，而冥纸则必须在天井边上燃烧。据说此举是为了方便天上的神灵及祖宗先辈们能够享受到后辈们的顶礼膜拜。在袅袅上升的青烟里，在冥纸飞腾回旋的火光中，早已成仙成神的祖宗先辈们必定呼朋引伴，前来享受子孙后代供献的各式祭品。然后，在鞭炮震耳欲聋的响声中，由老爷爷领头，按辈分尊卑的顺序排成整齐的方阵，向黑色的祖宗牌位深深鞠躬行叩拜礼，心里默默地祈祷列祖列宗们保佑子孙后代平安吉祥。

小孩们也格外活活起来，一会儿围在旁边看供品，一会儿抢着地上尚未炸响就已熄灭的鞭炮，或者跟在大人后面模仿叩拜祖先的动作，以博一声“乖孩子”“有出息”，其乐融融！

现在想来，最令人回味的还是每年祭后和正对门的刘姓家族比赛放鞭炮。两个家族事先约定，以鸟铳为信号，同时点火，响声时间长者为胜方，败方必须来向胜方祖宗牌位行叩拜礼。于是为了给整个家族争光，各家各户在临近年关的日子，都得想尽办法弄上几挂质地上乘的鞭炮，富裕的家庭拿出积蓄去商店购买就可以了，贫困的家庭就得东挪西借，甚至低三下四去乞求商店老板赊一点。就这样忙碌一段时间，终于等到了那场面壮观的一刻：两个家族各自把鞭炮外封撕开，把引线连接起来，用合符盛好，像一条红色的巨龙盘踞在灵位前，男女老少都站在祖宗牌位下面，满脸虔诚之色，只等鸟铳一响，便各自为祖宗呐喊助威，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人丁兴旺。结果通常都以我们家族的胜



□金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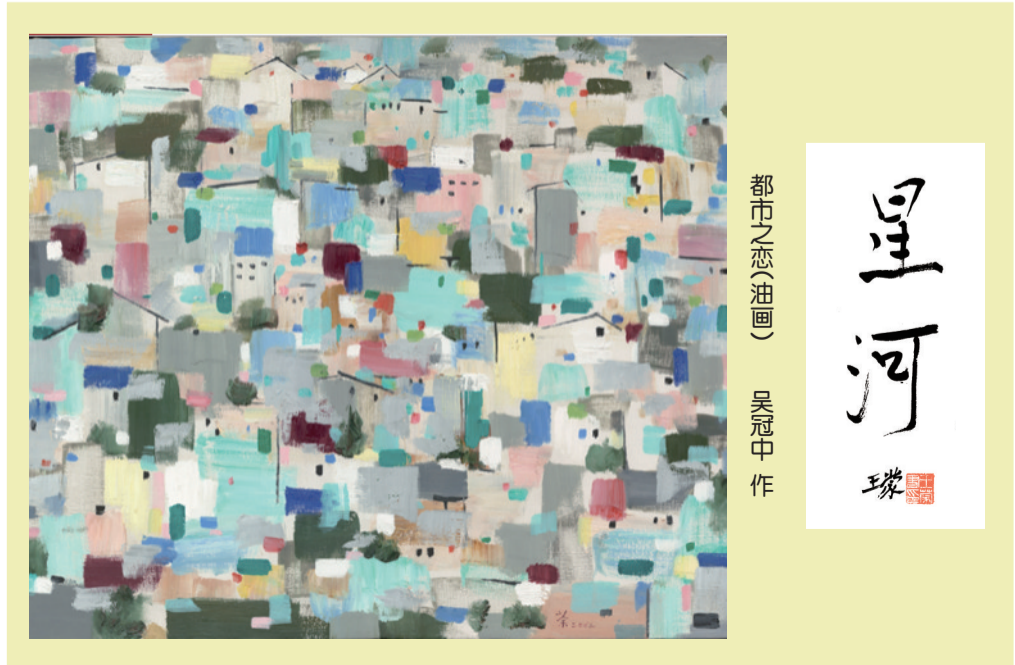
利而告终，这种比赛年年进行，一直坚持到有一年因农村分田分地，家家忙于耕作，疏于照看，致使刘姓祠堂因大雨冲垮，土墙倒塌，把祖宗牌位砸个稀烂才作罢。过了不久，刘姓家族便出了几个生意人，就搬到城里去居住，过年不再回来祭神了。

祭神给我带来快乐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苦涩的回忆。每年祭神时的供品由老爷爷按档次高低往两边摆放，供品被摆在中间就代表主人的收成好，地位高，因而说话的嗓门也就响亮起来，平常劳作累得佝偻的腰肢此时此刻也挺得笔直；供品被摆在两旁的人家，就只有满脸愧色地站在两旁，任由老爷爷严厉的目光扫来扫去。我家老爸就常常站在此列，任老爷爷和其他人鄙视。我们哥几个就是在这种鄙视的目光中长大，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到外地去读书的。

老爸之所以会站两旁，实在是因为当时上有老下有小的窘况。70多岁的爷爷和奶奶、体弱多病的老妈和我们“一串”瘦小的兄弟姊妹，全靠老爸微薄的工资维持，一年到头总算勉强勉强没有缺吃少穿，可多多少少得看别人的白眼过日子，当时家乡流传着一句俗语：“农村伢崽真可怜，要吃米饭等过年。”又哪里能备上品种齐全的美味佳肴孝敬祖宗呢？为此，年年香炉冒青烟，年年祭神靠两边。望着站在旁边的老爸，我们哥几个只能望着黑幽幽的灵位出神，盼望古色古香的香炉能像神话中的聚宝盆一样，给我们带来幸福吉祥……

终于有一天，神台上摆的祖传圣物——一个外观厚重如壁、内视却薄如纸透可见光的香炉，被一个外地小偷换成大沓钞票塞进了腰包。为此，老爷爷深感失职，愧对列祖列宗，从此一病不起，不久就去向列祖列宗请罪去了。整个家族都觉得没有脸面再去向列祖列宗祈求降福了，提心吊胆地等待祖宗们大发雷霆，痛责我们这群不肖子孙。然而我们家族反而倒出了几个不大不小的富翁，屁股上吊起了“大哥大”，房前摆上了彩电、冰箱、VCD。始而愧焉，久而安焉，我们就就忘了祭神时给我们带来的耻辱和痛苦，渐渐轻松起来。

如今过年的时候，家族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守在祖宗灵位前叩头作揖，然而年祭时的热闹和庄严还会时不时勾起我那远去的记忆。



都市之恋油画（吴冠中作）

星河

璩



## 翠水蓝桥

□张雷

新年了，真想回千里之外的四川老家看看，看看那清澈的小河和河上的石桥，看看那青石板街道，看看记忆中高悬于中堂的“翠水蓝桥”金字匾额。

我的老家在四川西南偏远山区里的古老小镇，小镇因周围有两座古坟而得名“双古”，所以老人们常自称“双古坟人”。小镇背靠着远近闻名的牛峰山，牛峰山的传说陪伴了我的整个童年。

我从小就生活在母亲的大家族里。因曾外祖父和大外公、外公都早早故去，留下了一个女多男少的大家庭，被街坊人称为“雷门女将”。大外婆一字不识，却能熟练地背出《女儿经》《百家姓》，讲述神话故事和民间趣闻轶事，她的《熊家婆》《菜花蛇》《三个女婿》《灶王爷》《逆子吃奶》是我们百听不厌的故事。每每写完作业，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缠着她讲故事，也由此得知了堂屋里那块“翠水蓝桥”匾额的来历。

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曾外祖母还怀着么外公时，曾外祖父就去世了，临走时叮嘱自己的妻子“要带好娃”。么外公刚出生不久，大外公也丢下才20多岁的大外婆撒手人寰了，去世前嘱咐大外婆“带好弟弟们”。几十年的风雨岁月，曾外祖母和大外婆这两个年龄相差不到10岁、目不识丁、裹着三寸金莲的女人一起支撑了风雨飘摇的家庭。到了40年代，时值曾外祖母六十大寿和么外公迎娶么外婆的大喜日子，雷氏族人请来能工巧匠用金丝楠木精心制作了一块牌匾，上书“翠水蓝桥”四个镀金大字，敲锣打鼓送至家中，高悬中堂。从此，“翠水蓝桥”就伴随着祖孙几代，走过了80年的光阴。

“翠水蓝桥”四个字有何寓意？因为曾外祖父和大外公是两个流落于乡村僻壤的穷秀才和私塾先生，长年无私地给乡民们传授知识文化。族人乡邻借“翠水”的清澈明净，借喻雷氏家族的善良淳朴、正直无私、开明开化；借“蓝桥”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含义，夸赞家族传播中华文化的大功大德，“蓝桥”也是成语“尾生抱柱”里的那座桥，借此称赞曾外祖母和大外婆对爱情的忠贞坚守。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刚刚40岁的外公也辞世了。外婆强忍悲痛，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你们父亲在要读书，不在也要读书”，然后领着自己的婆婆、小叔、两个妯娌以及五个孩子艰难而又顽强地生活。么外公在供销社担任文书，长年派驻外乡，很少回家。大外婆、外婆和么外婆三个妯娌没有分家，手挽手、肩并肩顶起了一片天。粗活累活抢着干，粗粮菜粥一起吃。因为长期干家务浸泡凉水，她们的手都变形了。

四个勤劳坚强的女人，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挑起了家族振兴的重担，倾其所有供五个孩子读书。等她们的下一代长大工作了，成家了，有孩子了，外婆们又承担起了照顾孙辈们的重任。她们把人生的美好年华都奉献给了孩子们和孙辈们，换来了雷家人丁兴旺、子女成才、家境繁荣的新景象。

再到后来，渐渐长大的大姨、妈妈等几姊妹，慢慢接过了养育家庭的重担。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身为雷家长女的大姨，16岁就去外地工作挣钱给弟弟妹妹交学费。妈妈身为二姐，读完师范当了教师，也拿钱出来供弟弟妹妹们读书。五姨和六姨上中学时，不幸赶上中学停办，身为教师的我爸妈就利用业余时间帮弟弟妹妹补习功课。因为学习没有落下，舅舅参军后当了文艺兵，转业后成了县里的干部；五姨到供销社上班了，而六姨考上了师范，也成了人民教师。

孙辈们长大了，大外婆、外婆、么外公和么外婆更老了。于是几姊妹出钱、出力又出人，轮流扛起了照顾四位老人的担子。因为我们小家庭的子女较多，经济比较困难，在我们三姊妹参加工作前，舅舅姨妈们主动承担了父母应付的那份抚养费。我们的三位外婆都是高寿，大外婆享年94岁，外婆和么外婆享年84岁。

我们这些孙辈们也在全家人的关爱下长大。孙辈当中，大家从偏僻的双古考到了县城，从县城考到了省城，来到首都，或者走出国门。其中有了博士、硕士，有了中小学教师和大学教授，还有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和自主创业的企业家。我母亲还因为培养出了我们三个女大学生，被市妇联评为“好妈妈”。不善交际、从未出川的么外公，在我成为雷氏家族第一位到外省求学的大学生后，主动跟着父亲坐了2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把我送到千里之外首都来上大学。从那之后，每一位考上大学的孙辈，不论远近，他都要亲自送到学校，一直到因病去世。没能把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月工资交到他自己手上，也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我们这个大家庭，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五好家庭，每年大家齐聚一起的家庭春节联欢会，是留在我们心头最美好的回忆。如今，虽然大家族的成员已分布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不能时常相聚，“翠水蓝桥”的匾额也因为意外损毁，但我们把家族的微信群起名为“翠水蓝桥”，用互联网技术架起了一座新的蓝桥，用它来记载一个普通中国家庭一个世纪以来所经历的艰辛与荣光，用它来将这美好的故事继续演绎，将优良的家风代代传承。